

明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石印

明儒學案卷五十三

姚江 黃宗義著

後學



性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盧冠巖先生守思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嶽先生善繼

臺長曹貞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心先生維祺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明公先生執御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諸儒下一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谷平其所居里名也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諫武宗西

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謫通衢驛丞文成起兵誅濠使參軍事擢廣東僉事轉廣西左
參議尋以副使提督其省學校丁內艱再任陞浙江右參政廣東按察使外艱起復轉
右布政使不肯逢迎撫按降四川右參政移浙江按察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先
謁闕里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厚至先生始給之曰使東土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晉
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嘉靖壬寅十一月卒官年六十五先生受學於楊玉齋之
門玉齋名珠其學自傳註以遡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而無子橫經授徒未嘗
見戚容弟子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為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
曰吾道其有傳人乎吾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
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為之而已矣子勉之先生資質清苦入仕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
朝夕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饜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故其所言皆是得力處
以為學只有存養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
理一耳若非工夫親切不敢如此道也夫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
言也蓋延平以救隴侗之失而先生反之者欲其事事從源頭而出以救零星裴合之
非兩家各有攸當非與先儒為翻案耳

古之學者只是誠實今之學者只是遷就○存天理只為始學者論語其極則心即理
理即心何以言存天理哉凡言存天理心尚與理為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人得是
心以為心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但私則與天地不相似一去其私則我之心即天地之
心聖人之為聖人全此心而已○識得此心則真是天下之廣居非形容之言○薛文
清公言人與天地本無二理惟無私實之此真見得又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盖凡為善為學皆貴乎熟不獨仁也此語又差却聖人之學為仁而已為仁之外又何
為學為善乎學必見得到一處方是真見○下學而上達盖下學者事上達者理理外
無事事外無理學者要思而得之○人須是有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底心到此地
位道在我矣學者須自考若有些子悶底意思在即是有我便與天地不相似○人之
目視耳聽手持足行氣自如此吾人之學只是約之於中正不大段費力到視明聽聰
手恭足重即仁也○先儒曰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賢者求之有道得之有義不必言
命是固然矣然命字亦不可輕看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彌
子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亦曰有命孟子因臧倉之阻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推而
言之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皆命也但不肆縱欲之心只是處貧賤安於貧賤處富貴
安於富貴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到安命處便是道義非有二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安命

也若待不得已然後言命非安命也○或問復其見天地之心在人心如何看曰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齊宣王謂吾甚慙於孟子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盜牛恐王彥方知便是復其見天地之心○或問程子謂道無精粗言無高下是否曰然曰夫子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如何曰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就如教此皂隸不可嚇人取錢不可過重打人此便是仁恕之理若教知學之人便只論仁恕之理語上語下要之無二理思慮紛擾是何勞擾必除去之才知天理真樂世人役役於富貴聲色之間怪他不得舍此無可樂果能閑邪則天理之樂在我其妙有難以語人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近畧見得○伊川先生曰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盖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此亦可見理一分殊莫非自然也○知覺之外無心焉有死灰槁木之理只是知覺常存乎正即是敬以直內工夫○寂然不動只是渾然天理無纖毫私欲非謂無知覺也若知覺如何曉得是天理無人欲○不知心之貴者未必不樂於涉躐汗漫博學者亦是多欲天下之道公而已矣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人不獲其身無我也不見其人無人也如此則全體是道無他公而已若有一毫有

我有人之意在即是私己便與道不相似○聖學之功只是一個存養為本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常時存此本心不失便是存養或有一念之動少有非僻省察之即與克去此本心依舊存而不失聖學之功存養為本思無邪者存養之全功也○往歲去何處起身時便有達到之心近時此念絕無○作善獲福作惡獲禍此理自然如此要人自理會人之由太路奉然行將去何利如之若由曲徑穿林莽未有無所損傷此自可見若求之報應之說惑之甚矣其亦急於善也夫其亦流於惡也夫○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此仁也○聽言可以觀人小人當未遇之時見君子所為亦有尊重興起之意是尚無利祿之深迷而本心之明有不可掩者及稍得利祿之謀便志得意滿雖明知君子所為之是恐其不便於己必作為一種說話以寓沮抑之意寧欺己欺人不顧此之謂失其本心○後世論學論人物者多無實見或有依阿說者只是憑藉古人先儒力爭頓悟之說以吾夫子我欲仁斯仁至之說証之恐亦是如此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此本心也放而不求則若失之一操之便存而不失要之不從外得此分明是頓悟但是無間斷為難所以君子之學自強不息聖人之學純亦不已○薛文清謂孟子之後學不傳只是性不明此亦是想像之言周子曰動而正曰道其語道也明矣中亦曰動而正曰仁○人處於天地之間其所行處

皆權也。小人流於遷就而權之用失，君子未免偏執而權之用滯。惟學聖人周旋中禮，泛應曲當而權之用始盡。○晦翁謂象山常說宇宙，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中，以為道體本是空蕩蕩底。○某曰：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常人皆可能也。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聖人不能也。儒者之學所以明理一，以希聖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則易不可專指卜筮言明矣。坤卦主利，必以伊川利萬物則主於坤之說為千古不易之定論。若曰陽主義陰主利是導人於利矣。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何等時耶？豈聖人開物成務之意耶？當以道觀易可也。○聖人之道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明夫理一也。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教子貢推行乎理一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明乎理一也。大學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教平天下推行乎理一也。宇宙只一理本公也，人之有身則有自私之蔽。聖人之教所以去天下後世自私之蔽也。自私之蔽一去，則廓然大公，公則理一無間矣。是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陳北溪曰：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

及易也此語未有見於道日用常道之外又豈別有所謂易哉○文公云尹彥明見伊
川後半年間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也好也有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間都不教
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某以為天之生人人之有生只是一個明德而已明
德即仁也聖人之學只是明此理以全之而已學者苟於大學西銘之旨而有得焉則
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文公之言或早年未定之見○人胸中除去一切閑思量則天理
自在多少快活○自安命上便可到天下何思何慮○學之得與不得亦易見此心濃
然而勢利出脫了無所係此實得也雖曰講學而勢利纏繞瞻前顧後此無所得只是
說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為己而已何處著得
熱髮為人之意哉○袁燮曰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
似可謂得象山之意矣○此心平平時可以默觀道理○或曰理統於一心散於萬事
此非真見論其極只是理無外為學要以心為本涵養須用敬所以養此心也進學在
致知所以明此心也○凡看經傳皆以明此心為務觀一物處一事皆有以驗此心之
所形則無往而非養心之學矣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心無內外也要人自理會○范氏
謂守約則足以盡博此語亦獨見也○廣大寬平胸中常覺有此氣象是甚麼快活○
尋常間只從容自在便是坦蕩蕩氣象○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於此可見理

外無事事外無理萬古聖人之正學昭灼乎實無有餘說○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一念之妄純乎道矣○厯觀往古來今天下有一定之命只是人自勞攘○學者至約工夫只是常常提醒此心○學者遇事一以天理處之不可少有顧忌而存恐懼之心一有恐懼之心非知命也○呂東萊曰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無湊泊放下政非易事也○生生之謂仁存存之謂學○本心却是天下之大本動皆從心中流出即為達道一不從本心所發便是私意非道也○不見不聞只是虛虛者心之本實者心之質可見者也心也者虛而實君子之道費而隱○四端在人本無增添孟子所謂擴充者只是無間斷耳○聖人用功與學者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謂聖人不用功者非也蓋人之心猶舟之有舵心一不存則惡生舵一不持則舟覆聖人即老於行船者進退推移自然而舵亦未嘗離也學者即學行船者未免有把持著力之功非自然而然也一生熟之異即盡聖人學者用功之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便是善端發見處人人皆有但有間斷則若存若亡不為己有學者有此心須充之到淵深塞實方是有諸己譬如栽一小樹恐牛羊牧之大風搖之須從四圍作牆垣以防牛羊又時培土灌水以備風日則此樹漸大根漸深且實雖無牆垣牛羊風日其如之何如人善端發見欲使之常存必要去閑邪邪閑則天理自存存之久便到

淵深塞實處到此地位則本體已復實有諸己彼富貴負賤生死禍福得喪夸狄患難若無與於己豈能有以介吾意乎學者須如此用力方可閑邪非如何去閑只是心正則邪自閑了邪閑則誠存矣閑邪存誠是一件非有二也

右門人王龜年記

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只說明明德的明字中庸明善誠身擇善固執只說得誠之者的誠字元來誠則明明則誠非有二也故論學拘泥字不得會得時橫來豎說只是此理○人得天地之心為心仁也其用則義也孔子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仁路也終之以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求仁之說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立其體則寂然不動渾然天理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致用各異所謂義也聖賢之正脈具在是乎○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方也大學絮矩亦是此義若此義便圓神只從此心所欲行出事去自是方了蓋此心固無方無體到外方有體

右門人羅洪先記

嘉靖甲午夏五月予臥病隨州報恩寺一日學子請問曰朱子之學何學也予曰聖人之學也曰何如朱子詩云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曰神鑒曰一原朱子之學旨可知矣曰或疑其釋大學何如曰此學必論大

頭腦處如明德此大學大頭腦也朱子以虛靈釋明德不可易也明之功則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工夫至簡易也何疑之有曰或疑其格致求於外也何如曰此不得朱子之精也朱子曰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甚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當時有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湏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盖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此朱子之精孔門求仁之學也學者當默而識之學子曰然遂記之

朱學問答

嘉靖甲午秋七月予遊大洪山張子叔平從焉一日張子問學予曰求仁問仁曰主一曰孔子之學惟以仁為訓何也曰天地之一動一靜人心之一動一靜一本也仁也求仁之學萬古聖賢之正脈也曰仁之體何如曰仁道至大不可求之言語不可求之訓詁吾夫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仁之體也盖一動一靜天命之流行也惟其動靜此所以不窮顏子之見卓爾孟子之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是皆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孟氏之後千有餘歲惟伊洛得聞之此道明之會也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又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

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天地二字自家禮貼出來者也伊川先生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應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程夫子兄弟所謂感應亦有見於一動一靜之妙也一動一靜生生不已仁之體在我矣張子曰唯乃書以授之

求仁問答

間嘗讀明道行狀曰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佛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晦翁解太極謂周子手是圖以授之此可謂要矣不知其所謂未知其要者何事而又汎濫諸家出入老佛直待反求六經而後得之以為伊川尊明道之言乎伊川恐非苟言也宋史載明道與伊川入成都聞籀桶者說易兄弟渙然有所省後門人問易伊川曰易學在蜀至著易傳必曰斯義聞之成都隱者每讀至此嘆曰此聖賢至公至平之心無一毫自廣狹人之念此所以繼千載之絕學也於籀桶者有一論尚欲表顯之況於其師乎此深可疑也南軒與晦翁書謂程先生與門人講論未嘗一言及太極圖晦翁謂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于進為之目有不可驟而語者中思之門人固有不可驟而語者若伊川易傳之言以教萬世胡安定有言則引之籀桶者有言則引之何於周之圖素未嘗一語及之乎此深可疑也晦翁與象山論無極太極往復爭辨其書有曰周子灼見道體又曰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至序大學以二程

接孟子之傳序中庸又曰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是似之非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信斯言也則二程之學似無與於周子矣此深可疑也夫宇宙間只有一箇理在易曰太極在大學曰明德在中庸曰中一也論太極既以周子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而序大學中庸又以二程續千載不傳之緒此深可疑也○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察亦曰惺惺何也忘已耳若灼然有以實見得吾心之體有在于此設以佛氏所嘗語反規規然而避之是反涉於較計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其於斯道無我無物之體不無有害已上答湛甘泉

今之以學自命者人皆議其行事之謬謂平日講道學而行事如此其偽也愚以為不然平日講學只成一個自私而自以為天理故其行事之謬者非偽也學術之差也○大學孔氏之訓明道先生兄弟表顯之以覺後學者也慈湖一切掃之如定靜安慮彼則曰此膏肓之病也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彼則曰何其支也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為毒信斯言也則大學在所屏絕矣其可乎開口說毋意毋意是也然有取乎主忠信而以一為未離乎意此為毋意乎有意乎不可不察也聖功之要曰存曰思任意削去當時象山先生已見其微故戒之曰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

有顛顛狼狽之患信然矣其蔽之本指其於心不在焉則以為心如何曰在正舍之則亡則以為聖人未嘗貴操而賤舍此說若行是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不至於槁木死灰不已也其為學術之害可勝言哉已上答羅達夫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霍韜字渭先始號几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即揭居處恭三字於壁力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歲間諸經皆遍登正德甲戌進士第告歸讀書西樵山中無仕進意嘉靖初起為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丁亥進詹事戊子陞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皆辭免庚寅丁母憂服闋起吏部侍郎丙申出為南京禮部尚書己亥改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卒於位年五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為上所寵眷然張桂賦性傾險既躡取大位仇視不同議之人而先生舉動光明於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陸粲皆極力薦舉其所論列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則銓政為之一清在禮部則南中禮統肅然風俗為之一變為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不顧是非恩怨魏莊渠曰几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非虛語也今以先生與張桂同類並稱是先生為張桂所掩也獨是與選菴桂洲栢許皆以意氣用事乏中和之義所謂豪傑而

不聖賢者也先生薦文成謂臣不如也而於文成之學不能契大意以知有聖人之知
有下愚之知聖人之知則可致下愚之知則無所不至矣夫文成之所謂良知即人人
所同賦之性也性之靈處即是知知之不思處即是性非因下愚而獨無也致者至此
也先生之所謂知乃習染聞見之知也惡得良故聖人與下愚相去倍蓰無算如何致
之哉此真千里之謬矣

文敏粹言

嚴威嚴恪不懈則不言敬而敬在其中矣○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曰於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婦上求此道學正路世之淫於老佛謂老佛上一截與吾儒同又謂佛與
聖賢只差毫釐此千古明教之罪人也○人於食息之間放過多少○初學刻勵工夫
安得便自在快活亦須勉強持守習熟自別○初學勿憂助長只憂忘了到有助長之
病又自有藥○學知為己真味則知接人處事有一毫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今
人說操心只是懸空捕影○思不出於私便是天理從天理上思便是窮理盡心知性
再不消說主一不消說涵養但不可太急迫為心病○說能存心而容貌辭氣不管乃
自欺爾○只中無主而靜坐且認靜坐作工夫便有許多病痛○須知窮理即所以養
心○吾人有一息天理純全處亦天道流行也豈惟吾人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世有

苟賤無恥之流多借忍耐之說以自蒙臭惡可憐也乃且曰道學如是○丙申秋某與致齋甬川日集伺朝所致齋講陽明之學曰致良知曰知行合一與甬川異辨說勞拏莫相一也某曰聖人位育皆心性事謂良知非聖與非也然而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率下愚之知認欲為理認利為義曰吾良知吾致吾良知是聖焉混故人心道心之辨貴精一也知行合一矯學者口耳敬敬也要之知行亦自有辨過矯反敬君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竢後世耳○惟孜孜不敢少懈只求不得罪天理而已○居處恭之目何如曰非禮勿視也非禮勿聽也非禮勿言也非禮勿動也四者居處恭之目也聖賢實學淺深高下一以貫之者也世儒不實用力以居處恭為粗淺不屑言以四勿為精深不敢言求所謂主敬之說求所謂格致之說求所謂戒慎之說惟費口耳全無實力○今之人耳目口鼻猶夫古之人也聲音笑貌猶夫古之人也何獨於心而疑之堯舜所以聖純天理絕人欲而已矣學者希聖擴天理遏人欲而已矣擴天理遏人欲不在乎他覺悟之間而已矣○公議所在係國家元氣係天下治亂○未有天地一氣而已矣清而上覆天由生焉凝而下奠地由生焉一翕一闔氣化流行焉時其翕也秋冬生焉時其闔也春夏生焉譬如人焉吹氣而寒唇所翕也呵氣而暖唇所闔也一氣而已矣謂陰陽有二氣亦謂吹呵有兩人也可乎陽生祀天陰生祀地則陰陽判矣陰陽判而

氣化滯矣氣化滯而鬼神之機息矣○君子之於學也太和元氣灌注一身斯其學之醇君子之於治也太和元氣灌注天下斯其治之極○有袂交者其辭情道義交者其辭理其辭情者損其辭理者益天下一氣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所覆載日月霜露所照墜高極無極深極無極太極無極一氣也然而有山溪之險內外之限焉何也地形為之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所以贊天之能理地之紀完合宇宙於一氣者也仁也者人也合宇宙為一氣者也○陽明之學一言蔽之曰致良知析曰格物曰知行合一均之致良知也然有聖哲之知焉有下愚之知焉聖哲之知致焉位育參贊良知也下愚之知致焉飲食男女亦良知也今夫犬之狎狎狐之綏綏鶉之奔奔鴟之擇擇良知也下愚奚擇焉致下愚之知禽獸羞伍是故脩道之教不可已也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薛惠字君采號西原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武廟南巡抗疏諫已調吏部大禮之議起先生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入下獄尋復官厯考功司郎中而罷嘉靖辛丑正月卒年五十三先生初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佛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